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七十八回 老學士閒徵嬌嬪詞 癡公子杜撰芙蓉詠

話說兩個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來。見賈母喜歡，便趁便回道：「寶玉屋裡有個晴雯，那個丫頭也大了，而且一年之間病不離身；我常見他比別人分外淘氣，也懶；前日又病倒了□幾天，叫大夫瞧，說是女兒癆；所以我就趕著叫他下去了。若養好了，也不用叫他進來，就賞他家配人去也罷了。再那幾個學戲的女孩子，我也做主放了：一則他們都會戲，口裡沒輕沒重只會混說，女孩兒們聽了，如何使得？二則他們唱會子戲，白放了他們，也是應該的。況丫頭們也太多——若說不夠使，再挑上幾個來，也是一樣。」賈母聽了，點頭道：「這是正理。我也正想著如此。但晴雯這丫頭，我看他甚好，言談針線都不及他，將來還可以給寶玉使喚的。誰知變了！」王夫人笑道：「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錯，只是他命裡沒造化，所以得了這個病。俗語又說：『女大□八變。』況且有本事的人未免有些調歪，老太太還有什麼不曾經歷過的？三年前，我也就留心這件事，先只取中了他。我留心看了去，他色色比人強，只是不大沉重。知大體，莫若襲人第一。雖說賢妻美妾，也要性情和順，舉止沉重的更好些。襲人的模樣雖比晴雯次一等，然放在房屋，也算是一二等的。況且行事大方，心地老實，這幾年從未同著寶玉淘氣。凡寶玉□分胡鬧的事，他只有死勸的。因此，品擇了二年，一點不錯了，我悄悄的把他丫頭的月錢止住，我的月分銀子裡批出二兩銀子來給他。不過使他自己知道，越發小心效好之意，且沒有明說。一則寶玉年紀尚小，老爺知道了，又恐說誤了書；二則寶玉自以為自己跟前的人，不敢勸他說他，反倒縱性起來。所以直到今日，纔回明老太太。」賈母聽了，笑道：「原來這樣，如此更好了！襲人本來從小兒不言不語，我只說是沒嘴的葫蘆。既是你深知，豈有大錯誤的？」王夫人又回今日賈政如何誇獎，如何帶他們逛去。賈母聽了，更加喜悅。

一時，只見迎春粧扮了前來告辭過去。鳳姐也來請早安，伺候早飯。又說笑一回，賈母歇晌，王夫人便喚了鳳姐，問他丸藥可曾配來。鳳姐道：「還不曾呢，如今還是吃湯藥。太太只管放心，我已大好了。」王夫人見他精神復初，也就信了，因告訴攢逐晴雯等事。又說：「寶玉頭怎麼私自回家去了？你們都不知道？我前兒順路都查了一查。誰知蘭小子的這一個新進來的奶子也□分的妖調，也不喜歡他。我說給你大嫂子了：好不好，叫他各自去罷。我因問你大嫂子：『寶玉頭出去，難道你們不知道嗎？』他說是告訴了他了，不兩三日，等姨媽病好了就進來。姨媽究竟沒什麼大病，不過咳嗽腰疼，年年是如此的。他這去的必有原故。不是有人得罪了他了？那孩子心重，親戚們住一場，別得罪了人，反不好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誰可好好的得罪著他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別是寶玉有嘴無心，從來沒個忌諱，高了興信嘴胡說，也是有的。」鳳姐笑道：「這可是太太過於操心了。若說他出去幹正經事，說正經話去，卻像傻子；若只叫他進來，在這些姊妹跟前，以至於大小的丫頭跟前，最有儘讓，又恐怕得罪了人，那是再不得有人惱他的。我想薛妹妹此去必是為前夜搜檢眾丫頭的原故，他自然為信不及園裡的人。他又是親戚，現也有丫頭老婆在內，我們又不好去搜檢，他恐我們疑他，所以多了這個心，自己迴避了。也是應該避嫌疑的。」

王夫人聽了這話不錯，自己遂低頭一想，便命人去請了寶釵來，分晰前日的事以解他的疑心，又仍命他進來照舊居住。寶釵陪笑道：「我原要早出去的，因姨媽有許多大事，所以不便來說。可巧前日媽媽又不好，家裡兩個靠得的女人又病，所以我趁便去了。姨媽今日既知道了，我正好回明：就從今日辭了，好搬東西。」王夫人鳳姐都笑道：「你太固執了。正經再搬進來為是，休為沒要緊的事反疏遠了親戚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話說的太重了，並沒為什麼事要出去。我為的是媽媽近來神思比先大減，而且夜晚沒有得靠的人，統共只我一個人；二則如今我哥哥眼看娶嫂子，多少針線活計並家裡一切動用器皿尚有未齊備的，我也須得幫著媽媽去料理料理。姨媽和鳳姐姐都知道我們家的事，不是我撒謊。再者：自我在園裡，東南上小角門子就常開著，原是為我走的，保不住出入的人圖省走路，也從那裡走，又沒個人盤查，設若從那裡弄出事來，豈不兩礙？而且我進園裡來睡，原不是什麼大事。因前幾年年紀都小，且家裡沒事，在外頭不如進來，姊妹們在一處玩笑作針線，都比在外頭一人悶坐好些。如今彼此都大了，況姨媽這邊歷年皆遇不遂心之事，所以那園子裡，倘有一時照顧不到的，皆有關係。惟有少幾個人就可以少操些心了。所以今日不但我決意辭去，此外還要勸姨媽：如今該減省的就減省些，也不為失了大家的體統。據我看：園裡的這一項費用也竟可以免的，說不得當日的話。姨媽深知我家的，難道我家當日也是這樣零落不成？」鳳姐聽了這篇話，便向王夫人笑道：「這話依我竟不必強他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我也無可回答，只好隨你的便罷了。」

說話之間，只見寶玉已回來了，因說：「老爺還未散，恐天黑了，所以先叫我們回來了。」王夫人忙問：「今日可丟了醜了沒有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不但不丟醜，拐了許多東西來。」接著就有老婆子們從二門上小廝手內接進東西來。王夫人一看時，只見扇子三把，扇墜三個，筆墨共六匣，香珠三串，玉條環三個。寶玉說道：「這是梅翰林送的，那是楊侍郎送的，這是李員外送給我的：每人一分。」說著，又向懷中取出一個檀香小護身佛來，說：「這是慶國公單給我的。」王夫人又問在席何人，做何詩詞。說畢，只將寶玉一分令人拿著，同寶玉、環、蘭前來見賈母。賈母看了，喜歡不盡，不免又問些話。無奈寶玉一心記著晴雯，答應完了，便說：「騎馬顛了，骨頭痛。」賈母便說：「快回房去換了衣服疏散疏散就好了，不許睡。」寶玉聽了，便忙進園來。

當下麝月秋紋已帶了兩個丫頭來等候。見寶玉辭了賈母出來，秋紋便將墨筆等物拿著，隨寶玉進園來。寶玉滿口裡說：「好熱！」一壁走，一面便摘冠解帶，將外面的大衣服都脫下來，麝月拿著，只穿著一件松花綾子夾襖，襟內露出血點般大紅褲子來。秋紋見這條紅褲是晴雯針線，因歎道：「真是『物在人亡』了！」麝月將秋紋拉了一把，笑道：「這褲子配著松花色襖兒，石青靴子，越顯出靛青的頭，雪白的臉來了！」

寶玉在前，只裝沒聽見，又走了兩步便止步道：「我要走一走，這怎麼好？」麝月道：「大白日裡還怕什麼？還怕丟了你不成？」因命兩個小丫頭跟著，「我們送了這些東西去再來。」寶玉道：「好姐姐，等一等我再去。」麝月道：「我們去了就來。兩個人手裡都有東西，倒像擺執事的，一個捧著文房四寶，一個捧著冠袍帶履，成個什麼樣子！」

寶玉聽了，正中心懷，便讓他二人去了。他便帶了兩個小丫頭到一塊山子石後頭問他二人道：「自我去了，你襲人姐姐打發人去瞧晴雯姐姐沒有？」這一個答道：「打發宋媽瞧去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回來說什麼？」小丫頭道：「回來說：晴雯姐姐直著脖子叫了一夜，今日早起就閉了眼住了口，世事不知，只有倒氣的分兒了。」寶玉忙道：「一夜叫的是誰？」小丫頭道：「一夜叫的是娘。」寶玉拭淚道：「還叫誰？」小丫頭說：「沒有聽見叫別人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糊塗。想必沒有聽真。」

旁邊那一個小丫頭最伶俐，聽寶玉如此說，便上來說：「真個他糊塗！」又向寶玉說：「不但我聽的真切，我還親自偷著去看來著。」寶玉聽說，忙問：「怎麼又親自去看？」小丫頭道：「我想，晴雯姐姐素日和別人不同，待我們極好。如今他雖受了委屈出去，我們不能別的法子救他，只親去瞧瞧，也不枉素日疼我們一場。就是人知道了，回了太太，打我們一頓，也是願受的。所以我拚著一頓打，偷著出去瞧了一瞧。誰知他平生為人聰明，至死不變。見我去了，便睜開眼拉我的手問：『寶玉那裡去了？』我告訴他了。他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『不能見了！』我就說：『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來見一面？』他就笑道：『你們不知道，我不是死。如今天上少了一個花神，玉皇爺叫我去管花兒。我如今在未正二刻就上任去了，寶玉須得未正三刻纔到家，只少一刻兒的工夫，不能見面。世上凡有該死的人，閻王勾取了去，是差些個小鬼來拿他的魂兒。要遲延一時半刻，不過燒些紙，澆些漿飯，那鬼只顧搶錢去了，該死的人，就可挨磨些工夫。我這如今是天上的神仙來請，那裡捱得時刻呢？』我聽了這話，竟不大信。及進來到屋裡，留神看時辰表，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嚥了氣，正三刻上就有人來叫我們，說你來了。」寶玉忙道：「你不認得字，所以不知道，這原是有有的。不但花有一花神，還有總花神。但他不知做總花神去了，還是單管一樣花神？」這丫頭聽了，一時謔不來。恰好這是八月時節，園中池上芙蓉正開。這丫頭便見景生情，忙答道：「我已曾問他：『是管什麼花的神？告訴我們，日後也好供養的。』他

說：『你只可告訴寶玉一人，除他之外，不可洩了天機。』就告訴我說，他就是專管芙蓉花的。」

寶玉聽了這話，不但不為怪，亦且去悲生喜，便回過頭來看著那芙蓉笑道：「此花也須得這樣一個人去主管。我就料定他那樣的人必有一番事業！雖然超生苦海，從此再不能相見了，免不得傷感思念。」因又想：「雖然臨終未見，如今且去靈前一拜，也算盡這五六年的情意。」想畢，忙至屋裡，正值麝月秋紋找來。

寶玉又自穿戴了，只說去看黛玉，遂一人出園，往前次看望之處來，意為停柩在內。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嘆氣，便回了進去，希圖早些得幾兩發送例銀。王夫人聞知，便命賞了兩銀子。又命：「即刻送到外頭焚化了罷。女兒癆死的，斷不可留！」他哥嫂聽了這話，一面得銀，一面催人立刻入殮，抬往城外化人廠上去了。剩的衣裳簪環，約有三四百金之數，他哥嫂自收了，為後日之計。二人將門鎖上，一同送殯去了。

寶玉走來，撲了一個空，站了半天，並無別法，只得復身進入園中。及回至房中，甚覺無味，因順路來找黛玉，不在房裡，問其何往。丫鬟們回說：「往寶姑娘那裡去了。」寶玉又至蘅蕪院中，只見寂靜無人，房內搬出，空空落落，不覺吃一大驚，纔想起前日彷彿聽見寶釵要搬出去，只因這兩日功課忙，就混忘了。這時看見如此，纔知道果然搬出。怔了半天，因轉念一想：「不如還是和襲人廝混，再與黛玉相伴。只這兩三個人，只怕還是同死同歸。」想畢仍往瀟湘館來，偏黛玉還未回來。正在不知所之，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找他，說：「老爺回來了，找你呢。又得了好題目了。快走，快走。」寶玉聽了，只得跟了出來，到王夫人屋裡。他父親已出去了，王夫人命人送寶玉至書房裡。

彼時賈政正與眾幕友們談論尋秋之勝。又說：「臨散時，忽談及一事，最是千古佳談。『風流雋逸，忠義感慨』八字皆備。倒是個好題目，大家要做一首輓詞。」眾幕賓聽了，都請教係何等妙事。賈政乃道：「當日曾有一位王爵，封曰恆王，出鎮青州。這恆王最喜女色，且公餘好武，因選了許多美女，日習武事，令眾美女學習戰攻鬥伐之事。內中有個姓林行四的，姿色既佳，且武藝更精，皆呼為林四娘。恆王最得意，遂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，又呼為媼嬪將軍。」眾清客都稱：「妙極神奇！竟以『媼嬪』下加『將軍』二字，反更覺嫵媚風流，真絕世奇文也。想這恆王也是千古第一風流人物了？」賈政笑道：「這話自然如此。但更有可奇可歎之事。」眾清客都驚問道：「不知底下有何等奇事？」

賈政道：「誰知次年便有『黃巾』『赤眉』一千流賊餘黨復又烏合，搶掠山左一帶。恆王意為犬羊之輩，不足大舉，因輕騎進剿。不意賊眾詭譎，兩戰不勝，恆王遂被眾賊所戮。於是青州城內，文武官員，各各皆謂：『王尚不勝，你我何為？』遂將有獻城之舉。林四娘得聞凶信，遂聚集眾女將，發令說道：『你我皆向蒙王恩，戴天履地，不能報其萬一。今王既殞身國患，我意亦當殞身於下。爾等有願隨者，即同我前往；不願者亦早自散去。』眾女將聽他這樣，都一齊說：『願意！』於是林四娘帶領眾人，連夜出城，直殺至賊營裡頭。眾賊不防，也被斬殺了幾個首賊。後來大家見是不過幾個女人，料不能濟事，遂回戈倒兵，奮力一陣，把林四娘等一個不曾留下，倒作成了這林四娘的一片忠義之志。後來報至都中，天子百官，無不歎息。想其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剿滅，天兵一到，化為烏有，不必深論。只就林四娘一節，眾位聽了，可羨不可羨？」眾幕友都歎道：「實在可羨可奇，實是個妙題，原該大家輓一輓纔是。」

說著，早有人取了筆硯，按賈政口中之言，稍加改易了幾個字，便成了一篇短序，遞給賈政看了。賈政道：「不過如此。他們那裡已有原序。昨日內又奉恩旨：著察核前代以來應加褒獎而遺落未經奏請各項人等，一一無論僧、尼、乞丐、女婦人等一一有一事可嘉，即行彙送履歷至禮部，備請恩獎。所以他這原序也送往禮部去了。大家聽了這新聞，所以都要做一首媼嬪詞，以志其忠義。」眾人聽了，都又笑道：「這原該如此。只是更可羨者，本朝皆係千古未有之曠典，可謂聖朝無闕事了。」賈政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

說話間，寶玉、賈環、賈蘭俱起身來看了題目。賈政命他三人各弔一首，誰先做成者賞，佳者額外加賞。賈環賈蘭二人近日當著許多人皆做過幾首了，膽量愈壯。今看了題目，遂自去思索。

一時，賈蘭先有了，賈環生恐落後，也就有了。二人皆已錄出，寶玉尚自出神。賈政與眾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。賈蘭的是一首七言絕句，寫道是：

媼嬪將軍林四娘，玉為肌骨鐵為腸。捐軀自報恆王後，此日青州土尚香！眾幕賓看了便皆大讚：「小哥兒三歲的人就如此，可知家學淵深，真不誣矣！」賈政笑道：「稚子口角，也還難為他。」又看賈環的，是首五言律，寫道是：

紅粉不知愁，將軍意未休。掩啼離繡幕，抱恨出青州。自謂酬王德，誰能復寇仇？好題忠義墓，千古獨風流！眾人道：「更佳！到底大幾歲年紀，立意又自不同。」賈政道：「倒還不甚大錯，終不懇切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就罷了。三爺纔大不多幾歲，俱在未冠之時。如此用心做去，再過幾年，怕不是大阮小阮了麼？」賈政笑道：「過獎了。只是不肯讀書的過失。」因問寶玉。眾人道：「二爺細心鏤刻，定又是風流悲感，不同此等的了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這個題目似不稱近體，須得古體，或歌或行，長篇一首，方能懇切。」眾人聽了，都站起身來點頭拍手道：「我說他立意不同！每一題到手，必先度其體格宜與不宜：這便是老手妙法。這題目名曰《媼嬪詞》，且既有了序，此必是長篇歌行，方合體式。或擬溫八叉《擊甌歌》，或擬李長吉《會稽歌》，或擬白樂天《長恨歌》，或擬詠古詞，半敘半詠，流利飄逸，始能盡妙。」

賈政聽說，也合了主意，遂自提筆向紙上要寫。又向寶玉笑道：「如此甚好。你念，我寫。若不好了，我搥你的肉，誰許你先大言不慚的！」寶玉只得念了一句道：

恆王好武兼好色，賈政寫了看時，搖頭道：「粗鄙！」一幕友道：「要這樣方古，究竟不粗。且看他底下的。」賈政道：「姑存之。」寶玉又道：

遂教美女習騎射。禮歌艷舞不成歡，列陣挽戈為自得。賈政寫出，眾人都道：「只這第三句便古樸老健，極妙。這第四句平敘，也最得體。」賈政道：「休謬加獎譽，且看轉的如何。寶玉念道：

眼前不見塵沙起，將軍俏影紅燈裡。眾人聽了這兩句，便都叫：妙！好個『不見塵沙起』！又續了一句『俏影紅燈裡』，用字用句，皆入神化了。」寶玉道：

叱吒時聞口舌香，霜矛雪劍嬌難舉。眾人聽了更拍手笑道：「越發畫出來了！當日敢是寶公也在坐，見其嬌而且聞其香？不然，何體貼至此？」寶玉笑道：「閨閣習武，任其勇悍，怎似男人？不問而可知嬌怯之形了。」賈政道：「還不快續！這又有你說嘴的了。」寶玉只得又想了一想，念道：

丁香結子芙蓉條，眾人都道：「轉『蕭』韻更妙。這纔流利飄逸；而且這句子也綺靡秀媚得妙。」賈政寫了道：「這一句不好，已有過了『口舌香』，『嬌難舉』，何必又如此？這是力量不加，故又弄出這些堆砌貨來搪塞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長歌也須得要些詞藻點綴點綴；不然，便覺蕭索。」賈政道：「你只顧說那些，這一句底下如何轉至武事呢？若再多說兩句，豈不蛇足了？」寶玉道：「如此，底下一句兜轉煞住，想也使得。」賈政冷笑道：「你有多大本領！上頭說了一句大開門的散話，如今又要一句連轉帶煞，豈不心有餘而力不足呢？」

寶玉聽了，垂頭想了一想，說了一句道：

不繫明珠繫寶刀。忙問：「這一句可還使得？」眾人拍案叫絕。賈政笑道：「且放著再續。」寶玉道：「使得我便一氣聯下去了；若使不得，索性塗了，我再想別的意思出來，再另措詞。」賈政聽了，便喝道：「多話！不好了再做。便做百篇，還怕辛苦了不成？」寶玉聽了，只得想了一會，便念道：

戰罷夜闌心力怯，脂粉粉漬污蛟綃。賈政道：「這又是一段了。底下怎麼樣？」寶玉道：

明年流寇走山東，強吞虎豹勢如蜂。眾人道：「好個『走』字，便見得高低了。且通句轉的也不板。」寶玉又念道：王率天兵思剿滅，一戰再戰不成功。腥風吹折隴中麥，日照旌旗虎帳空。青山寂寂水淅淅，正是恆王戰死時。雨淋白骨血染草，月冷黃昏鬼守屍。眾人都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佈置敘事詞藻，無不盡美。且看如何至四娘，必另有妙轉奇句。」寶玉又念道：

紛紛將士只保身，青州眼見皆灰塵。不期忠義明閨閣，憤起恆王得意人。眾人都道：「鋪敘得委婉！」賈政道：「太多了，底下只怕累贅呢。」寶玉又道：

恆王得意數誰行？媿爐將軍林四娘。號今秦姬驅趙女，穠桃艷李臨疆場。繡鞍有淚春愁重，鐵甲無聲夜氣涼。勝負自難先預定，誓盟生死報前王。賊勢猖獗不可敵，柳折花殘血凝碧。馬踐胭脂骨髓香，魂依城郭家鄉隔。星馳時報入京師，誰家兒女不傷悲？天子驚慌愁失守，此時文武皆垂首。何事文武立朝綱，不及閨中林四娘？我為四娘長歎息，歌成餘意尚徬徨！念畢，眾人都大讚不止。又從頭看了一遍。賈政笑道：「雖說了幾句，到底不大懇切。」因說：「去罷。」三人如放了赦的一般，一齊出來，各自回房。

眾人皆無別話，不過至晚安歇而已。獨有寶玉一心淒楚，回至園中，猛見池上芙蓉，想起小丫鬟說晴雯做了芙蓉之神，不覺又喜歡起來，乃看著芙蓉嗟嘆了一會。忽又想起：「死後並未至靈前一祭，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，豈不盡了禮？」想畢，便欲行禮。忽又止道，「雖如此，亦不可太草率了，須得衣冠整齊，奠儀周備，方為誠敬。」想了一想：「古人云，『潢汚行潦，苻藻蘋繁之賤，可以羞王公，薦鬼神』，原不在物之貴賤，只在心之誠敬而已。然非自作一篇誄文，這一段淒慘酸楚，竟無處可以發洩了。」因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鮫縠一幅，楷字寫成，名曰《芙蓉女兒誄》，——前後歌——又備了晴雯素喜的四樣吃食。於是黃昏人靜之時，命那小丫頭捧至芙蓉前，先行禮畢，將那誄文即掛於芙蓉枝上，乃泣涕念曰：

維太平不易之元，蓉桂競芳之月，無可奈何之日，怡紅院濁玉，謹以群花之蕊，冰鮫之縠，沁芳之泉，楓露之茗，——四者雖微，聊以達誠申信——乃致祭於白帝宮中撫司秋豔芙蓉女兒之前曰：

竊思女兒自臨人世，迄今凡□有六載。其先之鄉籍姓氏，湮淪而莫能考者久矣。而玉得於衾枕櫛沐之間，棲息宴遊之夕，親暱狎褻，相與共處者，僅五年八月有奇。憶女曩生之昔：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；其為體則冰雪不足喻其潔。其為神則星日不足喻其精；其為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。姊妹悉慕嫵媚，嫵媚咸仰慧德。孰料鳩鴆惡其高，鷹鷂翻遭擊斃；菴菴妒其臭，芭蘭竟被芟菹！花原自怯，豈奈狂飈？柳本多愁，何禁驟雨？偶遭蠱蠱之讒，遂抱膏肓之疾。故櫻脣紅褪，韻吐呻吟；杏臉香枯，色陳顛頡。詠謠謔話，出自屏帷；荊棘蓬榛，蔓延戶牖。既懷幽沉於不盡，復含罔屈於無窮。高標見嫉，閨闈恨比「長沙」；貞烈遭危，巾幗慘於「雁塞」。自蓄辛酸，誰憐夭折？仙雲既散，芳趾難尋。洲迷聚窟，何來卻死之香？海失靈槎，不獲回生之藥。眉黛煙青，昨猶我畫；指環玉冷，今倩誰溫？鼎爐之剩藥猶存，襟淚之餘痕尚漬。鏡分鸞影，愁開鸞月之奩；梳化龍飛，哀折檀雲之齒。委金鈿於草莽，拾翠盒於塵埃。樓空鳩鴆，從懸七夕之針；帶斷鴛鴦，誰續五絲之縷？況乃金天屬節，白帝司時，孤衾有夢，空室無人。桐階月暗，芳魂與倩影同消；蓉帳香殘，嬌喘共細腰俱絕。連天衰草，豈獨蒹葭；匝地悲聲，無非蟋蟀。露階晚砌，穿簾不度寒砧；雨荔秋垣，隔院希聞怨笛。芳名未泯，簷前鸚鵡猶呼；豔質將亡，檻外海棠預萎。捉迷屏後，蓮瓣無聲；鬥草庭前，蘭芳枉待。拋殘繡線，銀箋綵袖誰裁？摺斷冰絲，金斗御香未熨。昨承嚴命，既趨車而遠涉芳園；今犯慈威，復拄杖而遺拋孤柩。及聞蕙棺被燹，頓違共穴之情；石槨成災，愧違同灰之誥。爾乃西風古寺，淹滯青燐；落日荒邱，零星白骨。楸榆颯颯，蓬艾蕭蕭。隔霧壙以啼猿，繞煙塋而泣鬼。豈道紅綉帳裡，公子情深；始信黃土隴中，女兒命薄！汝南斑斑淚血，灑向西風；梓澤默默餘衷，訴憑冷月。嗚呼！固鬼蜮之為災，豈神靈之有妒？毀詖奴之口，討豈從寬？剖悍婦之心，忿猶未釋！在卿之塵緣雖淺，而玉之鄙意尤深。因蓄惓惓之思，不禁諄諄之問。始知上帝垂旌，花宮待詔，生儕蘭蕙，死轄芙蓉。聽小婢之言，似涉無稽；據濁玉之思，深為有據。何也？昔葉法善攝魂以撰碑，李長吉被詔而為記，事雖殊，其理則一也。故相物以配才，苟非其人，惡乃濫乎？始信上帝委託權衡，可謂至洽至協，庶不負其所秉賦也。因希其不昧之靈，或陟降於茲，特不揣鄙俗之詞，有污慧聽。乃歌而招之曰：

天何如是之蒼蒼兮，乘玉虬以游乎穹窿耶？地何如是之茫茫兮，駕瑤象以降乎泉壤耶？望徽蓋之陸離兮，抑箕尾之光耶？列羽葆而為前導兮，衛危虛於旁耶？驅豐隆以為底從兮，望舒月以臨耶？聽車軸而伊軋兮，御鸞鷖以征耶？聞馥郁而飄然兮，紉蘅杜以為佩耶？瀾裙裾之爍爍兮，鏤明月以為璫耶？藉葳蕤而成壇時兮，擊蓮焰以燭蘭膏耶？文瓠虺以為鞶鞶兮，灑醴醑以浮桂醕耶？瞻雲氣而凝眸兮，仿佛有所覘耶？俯波痕而屬耳兮，恍惚有所聞耶？期汗漫而無際兮，捐棄予於塵埃耶？倩風廉之為余驅車兮，冀聯轡而攜歸耶？余中心為之慨然兮，徒嗷嗷而何為耶？卿偃然而長寢兮，豈天運之變於斯耶？既窆窆且安穩兮，反其真而又奚化耶？余猶惓惓而懸附兮，靈柩余以嗟來耶！來兮止兮，卿其來耶！

若夫鴻濛而居，寂靜以處，雖臨於茲，余亦莫睹。拳煙蘿而為步障，列蒼蒲而森行伍。警柳眼之貪眠，釋蓮心之味苦。素女約於桂巖，宓妃迎於蘭渚。弄玉吹笙，寒簧擊鼓。徵嵩嶽之妃，啟驪山之姥。龜呈洛浦之靈，獸作咸池之舞。潛赤水兮龍吟，集珠林兮鳳翥。爰格爰誠，匪苕匪篋。發軔乎霞城，還旌乎玄圃。既顯微而若遁，復氤氳而倏阻。離合兮煙雲，空濛兮霧雨。塵霾斂兮星高，溪山麗兮月午。何心意之怳怳，若寤寐之栩栩？余乃歛歔悵快，泣涕徬徨。人語兮寂歷，天籟兮質管。鳥驚散而飛，魚唼喋以響。志哀兮是禱，成禮兮期祥。嗚呼哀哉！尚饗！

讀畢，遂焚帛奠茗，依依不捨。小丫鬟催至再四，方纔回身。忽聽山石之後有一人笑道：「且請留步。」二人聽了，不覺大驚。那小丫鬟回頭一看，卻是個人影兒從芙蓉花裡走出來，他便大叫：「不好，有鬼！晴雯真來顯魂了！」嚇得寶玉也忙看時——究竟不知是人是鬼，下回分解。